

大學衍義補

自百四十三  
至百四十四

卷 12  
76  
55





門仁12  
蹄76  
卷55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四十三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

濬進呈  
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上

舜典帝曰臯陶蠻夷猾亂也夏寇劫賊殺在內汝

作土官理

朱熹曰夏明而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又

曰蠻夷猾夏不專指有苗但官爲此而設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四十三 內夏外夷之限上

一



董鼎曰。虞時兵刑之官合爲一。此蠻夷猾夏亦以命臯陶。

臣按。有虞之世。臯陶爲士。士。理官也。所掌者刑獄之事。而首以蠻夷猾夏爲言。且蠻夷處邊鄙之外。負險阻。以爲固。不可以理喻。不可以言馴。非用甲兵不可也。豈區區刑法所能制哉。而舜命臯陶以爲士。而首以是責焉。而後及於寇賊姦宄。何也。蓋人君爲治。必先去其梗。吾治者。然後其治可成。所以梗吾治者。其大在蠻夷。其小在寇賊。必使外而蠻夷不敢亂。吾華夏之地內。

而寇賊不敢害。吾良善之民。則內外安靖。而吾政化之所施者。無所梗矣。雖然。內者外之本也。內無其釁。然後外患不生。掌刑之官。得其人。則禁誥有常。刑制伏有良法。界限有定所。潛消於未然之先。遏絕于方萌之始。不待其猖肆。而後施之以甲兵也。此聖人之微意歟。

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度文教。二百里奮武衛。蔡沈曰。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



大學後事補 卷一百四十一  
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  
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  
也。

林之奇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  
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  
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治也。

臣按禹貢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綏服曰  
要服曰荒服內而甸侯二服爲華夏之地外而  
要荒二服爲夷狄之區而綏服居乎其中則介  
乎華夷之間也就此一服而言其地凡五百里

內三百里以揆文教由此而至于王城千里之  
內聲明文物之所萃故於此揆其文之教必燦  
然明備度之而皆同也由此而極于荒服千里  
之外障塞險阻之所限故于此奮其武之衛必  
居然振作修之而不弛也先儒謂文以治內武  
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噫辨之  
者所以防之也惟其辨之於微防之於豫此帝  
王之世所以中國尊安而無夷狄之禍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沈曰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



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蔡沈曰。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臣按先儒謂禹貢五服。甸侯綏為中國要荒已

為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略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狄。則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泛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略也。如此。後世為治者。往往昧於華夷輕重緩急之辨。固有詳於內。而忽於外者。亦有專事外。而不恤其內者。又有內與外皆不加之意者。胥失之矣。雖然。此非特世主處事之偏。亦由其祖宗立法之失也。載觀虞夏之世。立為五服之制。內二服以治乎內。外二服以治乎外。



中一服則兼治乎內與外焉。既有以為內治之具，又有以為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衛兵衛之外，以蔡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規一定而可以守，所以為子孫生民計也，遠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蔡沈曰：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

臣按：中國之地，南北比東西為遠，故禹貢言聖人聲教之所及，於東曰漸於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於南北則止曰暨而不言其地，可見聖人

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為之限量也。東漸于海，海之外地盡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猶有地焉。漸如水之漸漬，底于海者也被。則如天之無不覆被，天所覆被處，聖人之化皆可至也。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是之謂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是之謂教。其風聲教化雖曰無遠不及，然亦惟止于海而已。雖然，其所以漸被暨及者，風聞之聲，神化之教，使之聞而慕之，振而動之而已。未嘗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而以內治治之也。此無他，天地間有大界限，華處乎



內夷處乎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

周禮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外千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鄭樵曰禹貢有五服職方有九服五服九服之制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

數之也又曰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即禹之甸服納總秸銓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即禹貢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貢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禹貢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貢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貢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禹貢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貢九州之外地也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采衛之外當是之時華夏之辨截然有一定之限周道既衰於是乎腥羶異類始入中國而與齊民



錯居春秋之時有陸渾之類已居中國其後漢唐之世往往有夷狄之禍此無他由其不能謹內外之防而混華夷之俗故也由是以觀則禹貢之五服周人之九服其為當世制也嚴矣其為後世慮也遠矣又考賈公彥謂蕃之義以其最在外為藩籬故以蕃為稱後世通謂夷狄為蕃蓋本諸此

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

胡安國曰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

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賈誼疏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荀悅論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江統論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七日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之有書會戎譏



之也

呂祖謙曰。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于侯甸采衛之外。當是時。華戎之辨。固不待聖人而後明也。王道既衰。氈毳異類。始錯居中國。疆土相入。蹄輪相交。室廬相望。習熟見聞。寔不知有華戎之辨矣。春秋書魯公會戎于潛。還人心于既迷。遏夷狄於方熾。涇渭華夷於一言之間。此春秋之功。所以與天地竝歟。

臣按。胡呂二儒之言。灼見聖人作春秋之意。所以嚴華夷之辨。萬世王中國者。所當鑑戒也。胡

氏所引賈誼荀悅江統三論。其尤切要。而其禍尤大者。在以羌胡而處塞內也。漢以南單于款五原塞。賜姓為藩臣。其後劉淵劉聰大為中國患。魏晉之世。處鮮卑羯氏於內地。遂迭起亂華。晉遂不支。唐至中葉。以安祿山守范陽。其後盡以蕃將易漢將。夷狄之禍。直至唐亡。嗚呼。春秋之於戎狄。以列國之諸侯處於內地。一與夷聚會於壇坫之間。猶謹其微如此。況延之入吾疆域之中。襍於編民之內。甚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將領之職。列宿衛而專邊閫。何不思之甚。



哉。蓋人生天地間。華夷之俗。雖有不同。而戀土之心。則一方其內附也。未必皆有慕華之心。非迫於不得已。決不肯捐其親屬。舍其田里。而棄其父祖之塋兆也。其所以來者。非因避不可解之仇讐。必是道不可生之殺戮。譬若籠中之禽。圜中之虎。其處身非不安。而所以爲之養。非不備也。苟有可乘之隙。可出之機。豈肯爲人所拘繫哉。況喜放縱而惡拘束。乃夷狄之本性。彼雖有盟誓之言。涕洟之語。未必皆其血誠。斷斷乎眞可信者也。雖曰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一視以

同仁。然仁之中。不可以無義。信之中。不可以無智。不可苟徇於目前。必須遠慮于身後。處之必欲盡其道。安之必各止其所。非獨以全吾安。彼之心。亦使彼得以全其所以報吾之義焉。然則夷狄之內附。不可受歟。曰。彼以窮困而歸我。我不受之。仁者不爲也。彼以慕義而歸我。我不受之。義者不爲也。旣受之矣。何以處之。曰。因其俗而制之。順其勢而安之。彼之來也。爲仇讐也。彼東者。則處之於西陲。使其勢不相及。可也。彼之來也。爲慕華也。在左者。則處之于右地。使其衛



吾邊境可也。予之以爵位而不極其所欲賜之。以金帛而不徇其所求。任之以偏裨而不付以獨柄。如此則彼得以自安而吾無後患矣。然此所以處新附者耳。若夫久附易世者。何以處之。曰。晉之劉石符姚。其先世入內地。皆在漢魏之世。遠者數百年矣。及其一旦紛起。猶藉上世以號召其徒。此前代明鑑也。彼自其乃祖乃父慕義來歸。歷世已久。荷國厚恩。非不知感染華雅俗。既已久。變固無外慕之心。亦無內訐之意。使中國常承平。彼非但無此言。亦無此心也。不幸

一旦板蕩塵空。遇有機會。轉移之間。有興有亡。趨避之頃。有安有危。彼或不能不為騎屋極之計耳。不可以久安而僥倖苟且。而不為之遠慮也。為今之計。奈何。曰。彼生長中華。世有爵祿。結為姻婭。相與聯比。皆華夏之人。久已忘其為夷矣。一旦無故。分辨之。彼誠不自安也。必欲安其心。而無後患。必須以漸而為之。因事而處之。不使之羣而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聯其職也。不使之統其類也。不使之臨乎邊也。不使之使其國也。所聚之處。一郡不許過百。所居之



大學衍義補 卷一百一十五  
市一縣不許過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許過二如  
此消之以其漸爲之因其機處之服其心使彼  
不知不覺則久久自然潛消而日化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胡安國曰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者也韓愈氏  
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爲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  
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  
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軟血以約  
盟非義矣盟于唐而書曰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  
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于匈奴約

戎狄以來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于回紇信  
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于尚結贊  
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臣按費誓篇首言徂茲淮夷徐戎竝興而孔穎  
達謂此戎蓋帝王所羈縻居九州之內則是春  
秋之時已有戎夷居地內也所謂淮夷徐戎非  
若後世化外之戎夷蓋亦徐淮之間近邊之地  
自昔有一種不閑禮義之人耳在淮者類乎夷  
故以夷目之在徐者類乎戎故以戎稱之也夫  
內地小小戎夷春秋猶謹之如此況後世所謂

恐非確論



戎夷其地大而人衆。往往得志於中國者。哉。尤當推聖人謹嚴之心。審於幾微之始。折其萌而遏其端。毋使其至於滋蔓。而馴致於無可奈何也。

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杜預曰。山戎。北狄。

胡安國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入。譏伐戎也。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

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

莊公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左丘明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胡安國曰。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



之意

臣按以中國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以其捷來獻豈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啓邊釁除戎之功小擅師之罪大漸不可長不可以功而掩罪也春秋謹微之意深矣

僖公二十二年衛人及狄盟

胡安國曰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卽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張洽曰非我族類而就其廬帳以與盟于是始有如唐德宗召平涼之辱者矣所以特書以示戒也臣按中國之于戎狄會之且不可何可與之盟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胡安國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爲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程頤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于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



陸淳曰王者之於天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則告諭之訓誨之如又不至則增修其德而問其罪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師與夷狄為敵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以自敗為文所以深譏王也

臣按程氏謂王師于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然不謂之不可而謂之不能可見王者所以尊嚴而為夷狄之所畏服者其不專在于師旅也必有所以制伏勝人之本而人自有不能敵者焉然則有天下而主華夷者其可不知所

以自反而自彊乎

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胡安國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常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辭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不為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

臣按夷狄不可與共事後世若唐人之于突厥



回紇宋人之于女真韃靼其利害昭然可鑒也。然則武王之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非與日所謂庸蜀之類皆吾近地之人習俗少異者耳非化外之不布帛不五穀喜人怒獸者也。

哀公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胡安國曰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于已爲長而黃池之會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

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于突厥倚以爲助劉文靜之策失矣。何況于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或曰苟不爲此至于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入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欲顛倒冠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發焉者也。

臣按胡氏之言備述中國與夷狄共事之害後世所當深戒者也。



於越入吳。

胡安國曰。吳自栢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及夏盟。可謂疆矣。而春秋繼書于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

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

臣按。胡氏此言。非獨可為中國戒。亦可以為外夷侵中國者之戒。

禮記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陳澧曰。九州之外。不過子男之國。朝見之時。擯辭惟曰子。雖或有功。益地至侯伯之數。其爵亦不過子。故云雖大曰子也。如楚在春秋。雖大國。而其爵則稱子也。

臣按。吳之爵。本伯爵也。春秋書吳不書曰伯。而書曰子。蓋不以本爵與之也。禮所謂四夷雖大



皆曰子考于春秋尤信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應鏞曰。此獨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夷徼之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為限。百越未盡開也。河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周繞。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表而東南蹙。

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方慤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遙。

臣按。二帝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遠。考成周之故疆。而質以後世之職方。可見也。洛陽為王城。而臯蠻氏陸渾戎密邇乎其境。其東之萊牟介莒。皆夷地。淮南為羣舒。秦為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時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



通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之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已。說者謂自秦以上，西北袤而東南蹙，秦以下，東南展而西北縮，臣竊以為今日地勢東南已極于海，至矣盡矣，更無不盡之處。惟西與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底于海耳。然皆限以重山疊嶂，大荒絕漠，地氣既惡，人性復獷，非復人所居之處，有與無不足為中國輕重焉。惟明主寶吾華夏文明之域，以瓦礫視之可也。春秋左氏傳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孔穎達曰：中國而謂之華夏者，夏大也，有禮儀之大，有文章之華。

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呂祖謙曰：物之相名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豳也；以華名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款也；以夷名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物物相召，未嘗不以其類也。中天下而畫壤者，是為伊洛，萬國莫先焉。自伊洛



而俯視夷狄不知其幾千百等政使風俗墮壞何至遽淪於戎狄乎辛有一見被髮之祭預期為戎於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抑有由矣曠百世而相通者心也跨百里而相合者氣也伊洛之民雖居聲明文物之地意之所向已在于大荒絕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得不為陸渾之遷哉嗚呼辛有可謂知幾矣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起於幾微幾微之際先王之所謹也故識微之君子因微而知著由近而察遠自今而知後而善為治者亦必謹著于其

微慮遠于其近防後于其前恐其一旦馴致于無可奈何之地而無容吾力也彼辛有所見者特其所為者偶似于夷耳非倣而習之也而辛有已預知其必為戎於百年之後矧世之人明明習為胡言祀胡鬼誦胡書行胡俗而又為胡人之冠服用襲用之久而至于相忘雖朝廷之上輦轂之下學校之中恬然由之而不疑羣然用之而不恠其為我也豈在百年後乎聖人在天子之位承帝王之統主華夏之地所當痛加禁革者也



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臣按天子以天下為家內而中國其堂奧也外而封疆其垣藩也垣藩之外則夷狄矣是故天子布德行政以內和其人民而外固其封守此所以中國尊安而外侮不侵也

以上內夏外夷之限 上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四十三 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四十四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 下

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也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朱熹曰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金履祥曰夫子傷周室之衰諸夏之弱夷狄之盛



大學後集卷之四 卷一百四十四  
而許管仲之仁。此聖人衰世之意也。

夫臣按孔子於他章嘗小管仲之器。而於此則大其功。蓋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猶是也。臣嘗因孔子及朱氏之言而推之。有以見我

聖祖之有功于天地為甚大。管仲之功。遏楚而已。楚中國之諸侯也。漢祖唐宗之功。除秦隋而已。

秦隋中國之天子也。我

聖祖除去胡元恢復帝王之境土。重闡中國之彝倫。其功較之二君一臣。大小輕重何如哉。夫自五代之世。石晉以幽燕十六州之地。以賂契丹。宋靖康之變。女真奄有中原之地。而韃靼又混華夏。至於我

聖祖洪武開國之春。幽燕淪於夷狄者四百四十八年。中原變為夷狄者二百四十年。至是始復歸于中國。治教於是乎大明。彝倫於是乎復古。臣恆謂天地闢闢以來。夷狄亂華之禍。莫甚



於胡元蓋中國全為胡有者幾百年我  
聖祖始復而有之內外之疆域截然有定限華夷  
之倫類秩然有定所百有餘年矣臣讀我  
聖祖未登極之先傳檄中原有曰自古帝主御臨  
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  
未聞以夷狄治天下者也既  
登極之後  
御製大誥有曰胡元入主中國非我族類風俗  
且異言語不通其所以丁寧諄切為天下臣民  
告者至矣盡矣蓋欲天下後世同心竭力以還

其萌杜其漸以為千萬世之防也

聖子神孫其尚體

聖祖之心守

聖祖之法嚴封疆之守謹邊閫之任防微而杜漸

內修而外攘以弘大

聖祖之功于億萬斯年以與天地相為悠久焉

孟子曰周公兼并之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又曰詩魯頌閟官之篇曰戎狄是膺擊也荆楚本舒近楚是懲

則莫我敢承也當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朱熹曰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



大學後漢書卷之四  
之亦斷章取義也。

臣按閔宮之詩乃魯僖公時頌而孟子兩引之皆以周公為言前曰周公方且膺之後又曰是周公所膺也朱子謂其斷章取義是固然矣然斷章而取其義泛言之可也而孟子乃明白兩指周公而言意者魯乃周公之後故頌僖公者因其嘗率車千乘徒三萬從齊伐楚故述其始封之祖兼夷狄之功以美之其下文繼以俾爾昌熾壽富之祝所謂爾者對祖之言託為周公之言也及味其兩是之及莫敢承之語蓋已然

必有之辭非祝頌期望之意孟子去聖人時未遠其或他有所據歟以春秋考之荆者楚之本號莊公十年始書荆至僖公元年乃改稱楚四年僖公從齊伐楚此魯人作頌之時歟孟子前引此詩以闢陳相之悖師從夷後引此詩以闢楊墨之無父無君夫楊墨之無父無君其流之弊焉耳而夷狄則真無父無君者也彼其無父無君自在其域中而出于吾之化外吾亦未如之何也已苟吾中國之人所以自為者其弊亦將如之而吾中國之聖賢主中國之世道者方



大學後義補 卷三十四  
且膺而擊之不少假借況真無父無君者哉彼  
真無父無君者以其教而為吾中國之人之師  
使中國皆習無父無君之俗以其政而為吾中  
國之人之君使中國皆為無父無君之民世無  
周公孟子則已如有周公孟子者出于其間其  
膺之闕之臣知其汲汲焉不遺餘力矣先儒有  
言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孟軻沒千載無真儒所  
以明千載真儒之道而光復百世之善治者政  
有待於今日之  
聖明天子

漢高祖四年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

顏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

臣按此中國借兵夷狄之始夫夷狄豺狼也不  
可與共事有之未必成功無之未必敗事方吾  
有事借助其力雖若可以快一昔之意然後日  
之害不能保其必無也自高祖此舉之後後世  
中國之君往往借兵蠻夷然得其利也無幾而  
受其害也亦多矣彼恃其有勞于我邀求無已  
予之則無有已期不予則遂成釁隙卒之為中  
國之蠹生民之擾較之所借助者奚翅什百甚



者宗社因之而亡。唐于突厥回紇。宋于女真韃靼。可鑒也已。嗚呼。君子作事。謀始可不戒哉。

文帝嘗賈誼上疏曰。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今匈奴侮慢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主上共貢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胡寅曰。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賈誼所謂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見於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則與物等夷。則無以相長而爭奪。

離析之禍起。尚何咸寧之可冀。又況首顧居下。足反居上。亂常逆理。勢若倒懸。偷安目前。而不虞後患者哉。

臣按。誼以漢事匈奴為天下之勢方倒懸。莫之能解。為國無人。當文帝之世。開國功臣名將固存者。而誼謂無人。然誼所言如此。則誼必有解縣之術。誼又謂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衆。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



大學衍義補 卷三十四  
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獸而獵田兔不搏反  
寇而搏畜菟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  
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而威令  
不信音伸可爲流涕斯言也其所以解天下之倒  
懸者在此乎雖然誼少年而未經事前所流涕  
者得易春秋之旨其理萬世而不易後所流涕  
者謂行其計則可以係單于之頸舉其衆以惟  
上之命不知帝若用誼其計之行者果何如也  
末云德可遠施威可遠加直數百里外而威令  
不信母乃亦欲施德而加威乎德與威所以施

而加之者其事必有本末其行必有次第惜乎  
誼言之不詳也使文帝覽其言而有問焉誼必  
將有所陳說擇而用之安知其無少補乎

班固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  
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  
不同言語不通避居北垂寒露之野逐水隨畜射獵  
爲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  
聖王禽獸蓄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  
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  
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故政教不



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與縻同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臣按班固謂聖王之于夷狄不與約誓則後世與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則後世之窮兵出塞者非矣然則如之何則可固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斯二言者所謂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則又真得聖人正義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責人之道也

固又曰西域諸國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聖人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敘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亦何以尚茲

臣按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為盛德殊不知德在華夏文明之地而與彼之荒落不毛之區無預焉固所謂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真知言哉

范曄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惟與辭要而已若二漢



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  
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徒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  
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夫豈識微  
者之為乎又曰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為疾毒  
胡可單也言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于吞噬神鄉丘  
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原百世不  
磨矣

李賢曰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  
以驅逼魏武雖分其眾為五部但大率皆居晉陽  
暨乎左賢主豹之子淵假稱天號縱盜中原愍懷

二帝沉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于此百代興滅殊  
可痛心也

臣按天地間有大界限華夷是也華處乎中夷  
處乎外是乃天地以山川險阻界別區域隔絕  
內外以為吾中國萬世之大防者也奈何自決  
其防引而入吾腹心之內乎漢自宣帝時徙羌  
於三輔其後光武又居匈奴于雲中兩河卒貽  
五胡亂華之禍于再易世二百二十五年之後  
嗚呼人君之處事何可不為深長思乎

晉武帝時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為患魏初人



寡西北諸部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武帝不納。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為夷狄亂華宜早絕其源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

甚弱則畏服疆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俱敝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



乘此三箇  
機會好做  
事

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夷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此必然之勢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戶為仇讐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并析支之地，徙諸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竝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閩山河為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

今為五部，戶至數萬，驍勇便利，倍于氏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于滎陽，戶落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嚙。況于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于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臣按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病也。而不能利用之，其後五胡亂華，率如所料。大抵中原



之地自魏以來遂為夷居。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類日繁。其居處飲食。皆日趨于華。惟其桀暴貪悍。樂鬪喜亂之志。則無時而可變也。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昔而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為國家遠慮者。其尚為子孫計。豫有以杜絕消弭之毋。謂彼既久處中國。必無後患。而輕忽之哉。晉之事可鑒也已。

惠帝時。成都王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以其子聰為積弩將軍。其右賢王劉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邁世。天苟不欲生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及東嬴公騰起。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眾十餘萬。恐非士卒及近郡士眾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以赴難。



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尋稱漢主。又四年稱皇帝。

臣按晉五胡亂華。劉淵其始也。自古匈奴之為中國害。不過侵軼邊境而已。蓋其種類自處其境中。自相雄長。號為單于。未嘗據中國地。統中國民。稱中國號。如劉淵者也。淵本匈奴種。其先世受漢賜姓。以為劉氏。居中國。歷三朝。幾二百年。其人雖老子長孫于華夏之地。然猶羣居類聚。其衣服食用。雖稍變于其舊。然其桀驁狠毒。

賜姓之貽  
禍如此

之心。好鬪樂戰之習。猶前日也。習知中國之人。其性柔而好逸。貪生而畏死。不耐苦而易飢。故素輕之。然所憚者。朝廷之法度。官府之約束。故猶不敢恣肆。一遇朝政有缺。任用匪人。或民心之怨望。或邊鄙之有警。即起而乘之。黨類相扇。而動千百成羣。遂成禍亂。以夷之性。因華之俗。用戎狄之猛鷲。假中國之位號。而華人之不逞者。又為之指示彌縫。所以其毒尤甚。其禍尤慘。觀諸淵聰可鑒也已。自是以後。夷狄之禍。比漢魏以前為甚。濫觴于元魏。洋溢于遼金。滔天于



蒙古極矣。不有

聖明者出。安知全天所覆者。不至于盡有夷而無華哉。蓋天地開闢以來。一大禍也。我

聖祖再造之功。如此其大。承其後者。尚思履霜。堅冰之戒。折其萌而謹其防。毋使其朕兆微形。芽蘖微生。則千萬世中國生靈之幸矣。

唐太宗時。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為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竟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

郎顏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伯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于定襄置都督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為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執分。易為羈制。可使常為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



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讐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及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徙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氐。秦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于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拯其死亡。授

可爲受降者戒

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人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太宗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故所統之地。置四州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按唐太宗朝。羣臣承詔議處突厥降者。部落朝士多言欲處之河南。兗豫之間。顏師古欲寘之河北。溫彥博欲準漢建武故事。李百藥欲各卽本部。署爲君長。與竇靜之議略同。惟魏徵之



九思後事補 卷一百一十五  
議援晉諸胡爲比。得帝主內夏外夷之道。思患  
豫防之心。彥博謂王者之于萬物。天覆地載。靡  
有所遺。是固然矣。然天生豺狼蛇虺。必不生于  
城郭市井之間。而所以生之者。必有其地。是固  
有以限之也。則夫聖人之處華夷。可無內外之  
限哉。太宗從彥博議。散處其民于諸州。用其酋  
長。以爲宿衛。數年。果有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  
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詔突厥及胡在諸州者。  
竝令渡河。返其舊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幾  
致狼狽之嘆。由是以觀。爲人臣者。不可不明春

秋之義。而議事者。當援古以證今。昭昭然明矣。  
魏徵曰。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後二十餘年。  
伊洛之間。遂爲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雖  
然。此豈但爲唐一時之鑑哉。乃千萬世之永鑑  
也。昔人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古詩亦云。越  
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蓋人生天地間。雖有華  
夷之殊。而其思鄉土黨同類之心。則一也。况彼  
戎夷稟性。絕與華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  
人情。請以晉諸胡質之。五胡之中。匈奴爲大。匈  
奴之種。在漢已入居中國。歷漢而魏。而晉。已數



百年矣。其居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寬之以力役。非不厚也。而淵聰者自其高曾以來。皆生長中國。其于故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國家有事。即相呼而起。以爲中國大害。甚者執天子而折辱之。後世夷狄之處。中國者固未必如晉之多。然涓涓不壅。將成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斧柯。爲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請以

今日論之。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易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穉穉生于丘隴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畿甸之間。使相羣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已巳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平民。甚至乃有爲虜向道者。此其已然之効。可爲明鑑者也。當是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即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閒者如故。說者若謂此輩生長中國。受恩厚而染化深。不必他慮。臣竊以爲晉之諸胡。經三朝



歷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而為中國禍害況今入中國未有百年而其衣服語言猶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為之遠慮况又有已驗之實效乎。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於此蓋効素著欲如唐太宗並令渡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遞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勅兵部注撥於進南衛所備不過二百所不過一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類聚征操外並免雜役如此則不失安輯之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武后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廢弛及還竝為邊害

薛登諫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主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主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竝被獎遇官戎秩步鬻門服改氍纒語習楚夏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狐思患必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于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阬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



長磧國謂穹廬賢于城郭。氈纈美于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劉淵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繒絲麴葉歸陰山而已。臣謂願充待子。可一切禁絕。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矣。

臣按昔之忠臣為國遠慮者。無所不至。薛登斯言。是亦思患而豫防之者也。

唐自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

餘權以制於下。

臣按自古創業之君。經事多而慮患遠。其所創制立法。皆有深意。後世子孫所當遵守者也。唐玄宗不守太宗之法。專用蕃將。遂成變亂。嗚呼。可不戒哉。

天寶六載。李林甫為相。欲杜邊帥人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執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



專寵固位之謀也。

范祖禹曰。明皇蔽于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臣按。李林甫欲為專寵固位之謀。杜邊將入相之路。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而欲用胡人。夫文臣固怯矢石矣。而豈無武臣乎。當世如王忠嗣等。流輩固非文臣也。蓋用之乎。使玄宗而慮及此。則林甫之奸計不行矣。當貞觀。嘗魏徵為太宗處置突厥。乃為國家遠慮。千數百年之後。

而林甫區區。乃為一身之謀。于年歲之間。君子小人。用心不同如此。而國家安危治亂之所由分也。為人君者。可不謹于擇相哉。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二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名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揚光翹。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



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瑒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瑒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蕃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為治之道。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廢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智習性。自然殊別。及其混處之久。則不知不

覺而合為一矣。方當無事之秋。聚居而托處。聯絡而親比。日染月化。遂認并州為故鄉者多矣。彼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嘗無。非惟無異言。亦無異夢。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風塵之警。疆場之變。我之勢方疆氣方壯。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異志。不幸而我弱彼強。我負彼勝。則彼將持兩端。觀成敗。以為土雷。此等之事。不能無也。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藥師。豈非後世之永鑑哉。然則為今之計。若何曰。譬如畜獸。然十虎之



間而雜以一狼亦何不可之有且唐之蕃將如  
執失思力出自突厥契苾何力生于鉄勒他如  
史大奈李謹行泉男生李多祚之倫皆能知義  
而鷲挺不遷爲唐史所稱其先著勳名者則有  
如渾瑊阿跌光顏者焉豈可以非華而不用哉  
但不可如天寶之末盡用胡而代漢耳仰惟我  
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之以封爵膺  
之以顯任惟子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任  
則有所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于唐人不用  
蕃將爲上將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馭之

意非獨使上之人無所疑于後而亦俾下之人  
得以保其全于終也豈非萬世之良法乎  
聖子神孫所當遵而行之萬世而不可輕變者也  
以上內夏外夷之限下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四十四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四十四終







六十八雜